



橋窓茶話 下

三十三

服部文庫  
117  
x p  
3



117  
48  
3



攝總茶話卷之下

芳洲兩森東伯陽甫著

筱應道安道 校

南海寄畝傳唐義淨三藏著曰鷄貴者西方名高麗國彼國敬鷄神而取尊故戴翎羽而表飾矣東以為鷄貴者鷄為之貴蓋及言也又曰西方諸大寺處咸於食厨柱側或在太庫門前彫木表形或二尺三尺為神主狀坐把金囊却踞小牀一脚垂地每將油拭黑色為形號曰莫河歌羅訶大黑神也古代相承云是大王之部屬特受三寶護持五眾使無損耗求者

皇朝恩林古

稱情但至食時廚家每薦香火所有飲食隨列於前  
云云我國彫大黑者載巾坐苞手持小槌不知何所  
據也

群碎錄陳繼儒著曰緣池池緣飾之名謂其形象水  
池耳左太冲詩衣被皆重池是也今被頭別施帛為  
緣呼為被池宋子京春寒到被池用此

藺相如完壁揚時所言乃大王去郤之心然非所以  
施於秦也王世貞所言似乎戰國說客之弁可言而  
不可用也要之藺相如非孟浪作事者朱子之言可  
玩

周赧王之亡也舊史書以周倍秦秦怒攻之綱目特  
書秦入寇所以扶三綱垂聲教立万世之分者其旨  
嚴矣玄慧太平記以醍皇征討書為御謀叛彼乃方  
外之人不知名分固宜天下縉紳之士平生熟讀春  
秋未見有慨然筆削如朱文公者噫  
凡所謂有名者必有明哲之士稱之然後可以當之  
否則彼懵懂無識者雖舉國稱之何得謂之有名乎  
蓋明哲者少而懵懂者多當時趙國之譽括必多而  
趙王所聽而信者舉皆懵懂之徒也而自已既以為  
以名使人而人亦以為以名使之其實則使無名也

田單用火牛而復齊七十餘城後世王則用之於前  
 邵青用之於後並為明鑄王德之所破蓋庸人之妄  
 祖故智大概如此當知敵國之營計必多而  
 古人云讀諸葛亮出師表而不流淚者其人必不忠  
 余於樂毅答燕王書亦云之士  
 大乙真人有經三部共只六字儒者誦之成聖道士  
 誦之成仙和尚誦之成佛一字經曰忍二字經曰方  
 便三字經曰依本分遵生八牋  
 三隻致詞一曰室內姬妾醜一曰量腹接所受一曰  
 暮卧不覆首應璩詩也同上

曰所謂煩惱即菩提即心即佛自是至道之言然聖  
 人則无之矣學者於空言雅言之間瑩然有自得焉  
 則儒釋之辨自分矣  
 曰聖人之教惟治天下也非天上也大學者學之始  
 也故曰欲明明德於天下中庸者學之終也故曰篤  
 恭而天下平終章言无聲无臭者子思非性急盖不  
 得已也  
 曰聖人之所以切切於心者其志在修身也故曰欲  
 修身者先正其心又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  
 以修身為本古學翁有見於此可謂卓矣然山崎諸

賢之學最又不可廢也  
 理有所以當然者平常而易見衆人亦或知之有所  
 以當然之故者幽微而難見唯聖人能知之學者於  
 聖人之所能知而雅言者信而從之從而行之則人  
 道於是乎足矣過此則索隱索隱則行惟  
 大可者不小可  
 或曰道家衣冠肉食則似乎在世說虛說無則似乎  
 出世諺所謂不上不下者也  
道士无妻子者曰全真  
 素食有妻子者曰火居  
 肉食唐山道釋兩家如仇讐然我  
 國則誦經念佛兩家合為一家也  
 讀書元要慢讀字音不差意義明白皆於讀慢中得

矣雖然快讀亦是一法必到快讀之境然後慢慢讀  
 去方謂之善讀昔日余與霞沼談及讀書同恨不能  
 快讀不知其一出於不熟到今要慢則慢要快則快  
 一慢一快無不如意讀書之法成矣所憾者年迫求  
 榆朝不謀夕雖能勤讀竟有何益又况於精神衰憊  
 記性日減乎可嘆可嘆  
 書莫善於直讀否則字義之精粗詞路之逆順何由  
 乎得知譬如一個助字我國人則日記耳韓人則兼  
 之以口誦直讀故也較之我國人差矣  
 直讀的不論經史將漢語講得來便是成就的了只

會讀讀不解文義者徒爲賢乎已耳

使人直讀一聽得出纔是唐音爛熟之人

我國人學唐音到底止得箇乾如薩奧人學京音何

曾免乎乾

須以唐人爲師難免乎乾以乾者爲師一傳之後

變爲國音黃蘗宗誦經可見矣輾轉至久全然不相

似今之所謂漢音即唐音昔謂之漢音今謂之唐音

乾唐音可半年三箇月都了如學東字東字下幾字

不學而知東字讀作上聲則某字某字下幾字不學

而知去聲入聲一同故只學一箇東字幾十字不學

而知此例而推之則平日通用一萬餘字聰明者三箇月可了或少絕亦不過半年而就節奏不在此例讀書有節奏必須學於唐人而得後自爲節奏者一同无拍子的打謠終不成箇謠

國音无平聲何故曰大抵國話長而慢呼漢字有時乎平有時乎上有時乎去否則不成話所以不定也入聲則全無又有因情而變者大抵喜而言則平哀而言則去怒而言則上詰合爲四音直如天口國話長而慢其狀如何國話サウデゴザリマス長而慢韓話クリツクト短而促唐話則一箇是字國

話サウアリテカク長而慢韓話クリハ夕力短而  
促唐話則一箇既字話如此奚帝天淵  
韓人教讀每句三層一語合爲四法阿直岐王仁初  
教讀書之時必當用此四法我國人止得一件訓讀  
非我國人怠慢也天使之然也  
韓人直以國音我國人國音不可直讀故假音於唐  
雜記熟比之韓其爲雜也又甚矣  
運用者謂之氣統陰陽之名也運用之變化不測者  
謂之神氣者猶名也神猶字也  
神氣也精質也血之所成者也氣不可見而精可見

譬如火可見而煖不可見水可見而寒不可見也  
莊子耳目鼻口心知佛說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儒書  
耳目鼻口之欲佛之所謂意者莊子所謂知也  
張敞傳有偷盜酋長語酋長非特夷狄之長也  
水母目蝦四字少年時曾觀於文選中楞嚴第七亦  
曰諸水母等以蝦魚目  
杜少陵古今稱爲大家比諸搬戲少陵如男扮女粧  
諸家如女扮男粧未免纖弱之態青蓮自是蓬瀛之  
仙  
沛公慢而易人或者添一雖字講解不知鄙生知沛

公之為英雄亦在慢而易人處彼區區修飾邊幅如  
隗囂者何能為哉

天下之可畏者莫甚於民末世徒知瓦解之禍而未  
知土崩之慘其於瓦解萬萬矣悲哉其於民也

有迫服之心而無愛育之政其不畏其所畏豈非顯  
然乎

樊噲還灞之諫安知其非蕭張輩使之言於高帝耶  
張良說漢王曰湯武封桀紂之後者度能制其死生

之命也今大王能制項藉之死命乎後世制死命三  
字本此制死命者制其死生之命也

酈生曰楚必歛社而朝歛社字非獨女子可稱也

帝急顧謂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綱鑑註厄音厄困

也兩賢謂季布與丁公也兩窘帝子相應故知是季

與丁也此亦可備一說

取家人子名為長公主綱鑑註宮人名號有上家人

子中家人子此亦一說

或問古無刑書中古以來有斷罪之律而无賞善之

司其故何也曰理勢然也如指路者數人以某處險

某處阻其他不說亦是同理

曰堂屋之與巖穴之下固有闇昧黑魃所在然言大



陽之光則曰無一處而不照未嘗曰微有闇昧亦無  
可可大陽者一光也萬物者一理也故言窮理之功  
則曰雖一草一木之微無不洞徹其理然以勤力之  
方論之則有大小緩急之別故曰物有本末事有終  
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我國非武智謀之士然大概而論之肉食者動或不  
過山鬼之知不學故也

井田封建學校肉刑闕一不可三代聖人之制所以  
亘萬古而無弊也漢文有不忍人之心以啓代之然  
後世上者或輕用之而下者或輕犯之文書盈于几

櫛未必不由乎此也

有未可謂非而實非者有未可謂是而實是者遽而  
言之不但自失心將誤人宜乎君子之慎於言也  
韓人大醉第二日吃酒曰解醒酒我人所謂湏志加  
伊字津也蓋漢書所謂以酒解醒五代史所謂以血  
湔血同一說話酒可以解醒乎劉伶所言五斗解醒  
另是一意

憑几一詔天子事也。在乎人則當曰易箠一言  
視於下而有餘則起驕慢之心視於上而無窮則生  
謙虛之意世之自滿自大者皆視下而不自覺也

法者天下之公器也。或講論語千乘章曰：朱子前言主一無適者，全體之敬也；後言敬其事者，一事之敬也。聽之者以為兩件。夫敬有大有小有，指全體而言者有指一事而言者，然其為敬也無往而不主一無適，豈有差別乎？禮，玉藻曰：瓜祭，上環，食中棄，所操註上環，橫切之圓如環也。今人去上環，或出於嘗試，暗與古法合，有趣喪禮用天蓋燈籠等類者，唐山季世之俗，禮僧家遊於其地者，學習其儀歸而用之於本國，不知者以為佛家之事，以白紙抹額者，免也。所謂幡者，銘旌也。

白晝燒燭者，堂屋深奧故也。唐山王者宮殿，不得不然。僧家尊佛，奉以王者之禮，故所居曰殿，又復用燭。其他無非官衙之式。凡言寺者，起於白馬寺，然則今所謂叢林者，亦一官衙也。安得不畧用官衙式？所謂一周忌者，小祥也；三年忌者，大祥也。非西域有此規矩，七年忌，十二年忌者，庶人之家不能逐年齋醮，故延其期間而行之。王侯富室亦復曰循蹈襲終不究其故者，何也？夫以正祀而論之，則禴祀嘗烝不敢闕一足矣。若其信佛者，亦順年年齋醮而後可也。大學所謂絜矩者，如矩以度為方，器不九子於中。

間者九子吾身也廣狹者四旁也長短者上下也方正者形也均齊者用也  
 或云大象之為畜也蓋靈異之物在蠻則識蠻人之意在唐則識唐人之意在倭則識倭人之意雖是擬物不倫唯此一專則所謂聲入心通也又如哺乳孩兒亦能聲入心通稍長則不然矣所謂兒子乎者亦是此意芳洲曰若然則聖人不待象昏而識四方之情也哉  
 異端固有說得著處但在綱常上說君子之所以不屑為也朱子嘗云

後世謂濫惡為濫觴謂貼條為驚燕謂旅裝為行李皆失本義也

龜錯號為智囊而不知景帝柔懦不可以有為其於智也何取曾以為不如是天子不尊宗廟不安急於功名而彼徒見一偏然則朝衣之斬不亦宜乎  
 雖蔬食菜羹必祭與涅槃經梵行品所言敷四部眾出七粒生飯者事相類而意實異生飯者衆生食也人生曰人死曰鬼凡唐俗所謂鬼者平話所言幽靈也非夜叉也佛經有懼喜夜叉神生子至五百入王舍城所在男女次第取食即平話所謂於仁也又有

惡鬼者與夜义同義  
或問子生於漢爲吳王濞則何如曰即當上疏曰伏  
聞朝議心實感嘆竊惟賈龜二臣之言可謂天下之  
至策臣願自削國土務率諸侯永祈社稷之安若其  
多寡唯命之聽仰望據理速斷毋得過勞聖慮云云  
若使朝議有所顧恤不至大削則當再四申請繼之  
以泣必至於得比當時小藩國而後止矣  
古今在嫌疑之地而善處之者漢張良竇融錢俶數  
人而已

夙寤晨興四字見于天人策承流宣化同上

陳選小學序有小學以成始有大學以成終鄉試謂  
之小學所謂庠序是也會試謂之大學所謂國學是  
也董子所謂立學校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亦  
是此意有選舉之塗者卿貢是也  
富貴榮耀者君子之所以不得已而處之者也貧賤  
幽潛者君子之所以甘而樂之者也惟聖人則無意  
於榮耀亦无意於幽潛遭所遇而循其命而已  
建元三年閩越擊東甌遣使發兵救之漢武玩兵黷  
武之失權輿於此惜乎田蚡之說不行也莊助其佞  
人哉

搜索搜驗又謂之露索見于漢書

芳洲問曰剪徑取買路錢則活否即死尔昔為之乎

曰不為曰扶壁偷財則活否即死尔昔為之乎曰不

為曰尔能知之溺子之非不辨而自明矣惜乎尔讀

書不知賈彪之心也

皇后陳氏廢后以祠祭厭勝媚道綱鑿註后寵衰忌

衛子夫得幸乃媚道座祠祭祈神為祐以厭其勝已

者

小廉小節眾皆勉強而為之至於大廉大節顧疑觀

望嗟咿嚚倪无所不至故曰偷取猫兒舊性復發又

曰胡貉君子未免毛病不改

夫尾大者不掉固為理勢之自然然天下之治亂國

祗之久短未必專在藩國之大也漢賈誼立削國之

說鼂錯主父偃祠尋慕倣至於武帝行其推恩之令

當時藩屏非不微小至於末流王莽奪國而同宗諸

侯俯首服從而國遂亡矣蓋我國侯伯如此強大何

曾有逆節構亂之人乎要之君明臣良則上下平和

區區法制非所用也書生之論徒為強聒不究其本

言雖剴而未中意似密而實疎故孟子有言曰格君

心之非一格君而國定

呂祖謙曰漢之取士隨時設目蓋非一科其行之最久而得入為多者在學校則有明經在郡國則有孝廉賢良茂才而已孝廉賢良始於文帝茂才明經始於武帝四者之科終漢世不變而公卿大夫多由此途出

李陵謂蘇武曰庶幾乎曹柯之盟司馬遷審察其志而言之如此然非人臣之道其有愧於豫讓也多矣喜則笑哀則哭出於天理之自然而人情之所必有者也我國自古无臨哭之俗以其近於婦人為嫌而哀情無所發露可嘆

大學治天下章末說義利與孟子開卷首章說義利之辨同意可見孟子之學出于曾子也不可以義利古人云通經有行義通經則有之矣未見有行義者也其說善之建始以聖典之言各舉其子義僕不肖竊立三家斷案曰天惟一道理無二致立教有異自修不一一生所得惟有此十六字耳未知果然耶否耶

或問修齊治平曰修是補修葺之修屋不得時修則必至大敗時時刻刻不須更忘隨破隨補務使無朽腐之失人之於身亦莫不然齊有均一齊整之意不

均一則親戚忿恚不齊整則閭閻紛亂凡言治者護善除惡之意猶如醫者治病必也除刪腹胃之污穢亭毒滿腔之精魂然後可以望其不中道夭焉即賞罰之謂也乎者寬宥坦夷無阻險艱難之患教養之成也

佛書有王法佛法之言蓋王法者伏憑時王佛則專修其獨善之教故凡經典所言者舉皆廢此其子弟之言衆生則附學也  
公孫弘論卜式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爲化太善東藩河村某欲獻十萬金不許可謂盛德之事

凡有所獻者必有官爵以報之是不言貿易而實則賣官鬻爵也何可以化天下哉  
新製齊紈素皎潔如霜雪註云齊地產絹列子有齊紈字註爲細密之絹亦是一說

或問漢宣接待呼韓之議何如曰使荀悅蕭望之同仕於漢宣之朝則匈奴迎接禮式必有如作舍道旁者矣何書生之多論也要之王者無外者仁恩之大弘覆普徧無遠而不及也非必謂破摧厭抑使之替類乞命之謂也蕭望之之議可謂无弊彼其強則卑下而承事之弱則欺負而驕慢之者耻也

周公恐懼流言曰王莽謙恭下士時假使當年身便  
死一生真偽有誰知此乃白樂天放言詩中四句也  
古今以為王荆公作者非  
近有姓官者著書論駁五行生剋之說不止小兒強  
作解事正所謂病狂妄言者也蓋仁齊作備後進小  
子從而慕之立異現怪愈出愈謬為學之弊至此可  
嘆也夫

或曰子若以異端之人為可尊者如何彼以索隱行  
怪見絕於聖人之門其人則善人也焉得而不尊之  
曰何不謂之君子曰不可以君國不可以子民安得

謂之君子

孟子曰今樂猶古樂也大哉言乎可謂得治平之體  
矣後世之學古者必欲以文而不欲以實若夫文則  
隨時制宜何必三代儀文之為哉  
人每遇快治時即自以為是禍之萌殃之兆戒慎恐  
懼不敢放縱則自無逆道之舉壽命延長家國安泰  
不求而自至矣如貪財好色喫酒厭肉居官處室土  
寵下威總是一般此乃消長盈虛之機禍福倚伏之  
權易之為道不外于此可見天下之一理也  
漢高帝曰馬上得天下安用詩書宣帝曰漢家自有



制度何必效唐虞此是同一志趣文帝則或文或武然信賞必罰執權在于如出一轍此其所以為祖為宗為中興也  
賞罰者善善而惡惡也所謂賞者非獨賜與也罰者非獨劓剕也  
惟湏寡欲天下國家可得而治矣  
人唯知漢文帝恭儉而不知其為英勇之主使之得伊呂之佐則庶乎與商周同治矣  
古今稱賈生之材余獨恨其所以處置同姓之道有未盡矣

一家承意於尊長一國受命於君上若不孝之子不忠之臣動有專擅之心者何耶  
賤人執役於人家者有三等一曰良民雇工人是也二曰私屬雖非良民亦非奴婢三曰奴婢有罪沒入轉相賣買者私屬字見于王莽傳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閭謬於天地之性人為貴之義今更天下田曰工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  
選擇人材之法雖非三代良規然當今可以循而行之者身言判是也園夫之御馬韓哀王良笑之然賢於泛然無法者遠矣

大凡儒生所論固亘古之經規政者所用乃應時之捷法儒生不以迂濶自嫌政者不以便利自誇大藏下部汗牛充棟彼惡僧賊禿未嘗得一字之力可見言之為物也不可以無之亦不可以有之也儒門亦然不亦非乎好老莊者品格穎敏則變為慘刻之人資質篤厚則漸為疎懶之士以其無義也學老莊者胸中空空洞洞無些拘礙自以為得力不知夫去道之遠矣予不敢自諱悍然立論曰大和乃東方穉陽之國謂

之穉者何以其俗尚好誇目前而無遠慮之計猶小兒之撫弄玩好而自喜也謂之陽者何以其有仁慈之習也

說文云南蠻从虫北狄从犬西羌从羊惟東夷以大从弓俗仁而壽由是觀之夷字當訓作平易四方國土惟我用大弓自古而然春秋王人齊人晉人云者皆微官之稱獨麟和尚云曾在美濃慈溪寺得交大領智教於結制之際二人皆琉球人也時堂上有福祿壽真形二僧為之踴躍歡喜不已曰我國每代必生一異人身

首相半笑容可掬與堂上所窠毫髮不爽稱曰福祿  
壽以爲國瑞若產於民間取而養于宮中雖在粉白  
黛綠之中少不動心醫卜百家之書無不通曉今所  
稱福祿壽者名曰壽水正百有餘歲媪有童顏  
朝鮮地尺三指三二指二爲尺六尺爲步三百步爲  
里  
或問家曰內則父黨外則母黨至無服遠宗及婚姻  
之族舉皆在其內矣

唐山朝鮮及我國俗爲之三國衆言三國之智惟我  
國爲最勝或笑之曰就一人而視之有愚者有智者

有賢者有不肖者國國莫不皆然何可以定之舉國  
家大事係於天下者而論之乃可以知其優劣矣何  
謂大事曰子也輕重大小猶未之知焉得而論三國  
之優劣哉

莊子曰能兒子乎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  
者也同以小兒爲言然莊子之言則虛無孟子之言  
則倫理  
海東諸國記述室町氏時風俗最爲詳悉乃申叔舟  
誓留皇京所親見而錄之者也其言云人戴烏帽各  
佩一刀可見露項脫帽各佩兩刀起于近世也今戲

子家扮主人者佩一刃跟從者奉長刃以隨中古俗固然也蓋于戈擾亂之時或無有跟從又不便應急政有兩刃併佩之習至今未改顧非太平之容矣公羊傳云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也東萊議之曰宣公好奇好高余以爲不獨宣公也穆公逐二子亦好奇好高也當斯之時縱不得已而即位使其明陳權攝之意稟白天王外告同盟內諭臣民不敢冒居路寢一如周公之負宸焉則雖不逐二子庶乎免於弑奪之禍矣

事有輕重勢有緊慢人非不知也然君子之所志小人之所尚常自相及有若薰蕕政治之所不成也地位高則所見遠否則及之君子小人之所以殊者其在於遠近之間乎

孔子稱子貢不曰簞簞而曰瑚璉瑚璉者古名也以喻子貢之非今人也可以補本註餘意

漢士人以无窮之詞吐無窮之情謂之詩人人可以能之我國人以有窮之詞欲吐無窮之情何以能得朝鮮人亦復如此但彼去漢土不遠國音順便加以文學練習振古相尋故有時或鬢鬢之詩蓋以我國人比朝鮮人彼富而此乏他壯而我弱也

慕以圍為主故謂之圍慕歆殺子以取勝者拙工也  
圍有大小緊慢之別不可以不知焉  
為官擇人漢土取之特起我國取之世家累代尊貴  
自然寬裕世族庶幾但不免有驕昏之失備嘗險難  
能知下情者特起為是然或時有刻薄之患世族未  
必好未必不好特起亦未必好未必不好然則取人  
之道如何曰為君者自修以正則百官無不正矣  
事不中法曰邪事皆中法曰正正之中又有雅俗之  
別偏執謂之俗超脫謂之雅學者不以不知  
詔勅章奏必須中書然不可用於騷人之幾觀於公

家書短冊可知  
漢土物事每事雅致我國物事每事粗俗朝鮮則又  
甚矣

甯羸有言曰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夫慈弱篤厚使  
才氣不敢彰露於外謂之愚子曰其愚不可及也二  
甯俱其人乎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無非孝弟也孝弟之中自有  
階級觀諸志學章前知矣

外孝弟而為說者異端也天道也以孝弟而為說者  
聖人也人道也異端之說在天道之中繁立階級故

茫然不可捉摸矣。或問佛未嘗說天道，曰彼所謂本如來藏者，非天道而何？有一人好歌喜用保，乃保乃字，或責之曰：此乃禁字，何用？曰：普天下之言，普天下之人用之，孰能得而禁之？或人笑之曰：知之半而不知之半也。或曰：子喜言佛說，所謂駁駁然入于其中者，乎？笑曰：非也。

夫心固無究言，亦無究心，口相應無所齟齬，萬國之人莫不皆然。唯學講異國言語，心是無究話，却有究

所以難也。何況作詩作文，乃言語之精華者乎？唐人不能詠歌，日本人不能做詩，其理一也。朝鮮人亦有此患，唯國音直讀比我國人太差。人或致疑於直讀難，余教諸生多以唐音，其中直讀稍通者不止數人，可見有志者事竟成矣。大跡學唐雖云專有習慣，然亦顧其立志淺深，用力勤惰如何耳。不致疑於譯人之通話，却致疑於學人之直讀，亦不知其類耳。有人叫門，應曰：登於禮者，即誰字也。唐人叫門，則必

言有人麼即我國物申也叫化來乞則言別轉別轉  
國語登於禮叫化言請捨救命銅錢一文國語以知  
毛牟玖太佐禮或言化化故曰叫化作叫花者非唐  
人視挾二力者緊稱頭目非是頭目者將校下有體  
面者改作官負儘可然亦有大有小不可緊稱書生  
稱生負未入泮者入泮稱秀才凡未入泮者無論老  
少叫為童生故有老童生語  
我國人二便為矢矢巴巴破屋為破二不三都是唐  
話如此等類亦復不少人未曾究耳  
人皆欲知唐音唯長崎人以訓讀為便各陷於一偏

之見不能據理透徹學唐音者須知其故  
今井小四郎從幼親炙朱之瑜後為水戶府文學深  
通唐音做文敏捷余少年時問其弟子曰四郎讀書  
專用唐音耶答曰固用唐音訓讀亦不廢意者此乃  
學唐人中之傑然者也韓人亦是如此惟恨我等學  
唐之人不能如韓人之用其國音而直讀之也究竟  
韓人亦不能變為唐人何況我人乎  
余用心唐話五十餘年自朝至夕不少廢歇一如搏  
沙難可把握七十歲以上畧覺有些意思也是禪上  
之毛了二三子用工亦當如此

不口八二小十六箇凡字真書教誨童牝筆法爛熟  
可以通一槩字樣未必待七十二點是為捷法教以  
永字固好今云云者要使其易曉也  
凡學寫字唐人親筆為上石刻為下學我國筆法不  
如不學唐人尊尚石刻別是一意而直謂之  
未有支體不備而成入者亦未有點畫不明而成字  
者也  
用筆手不可少仰仰則不正矣  
學一永字可以通天下之字是乃理一分殊也雖然  
如此窮極衆理方為盡性故此趙子昂日書萬字

元來讀書最難明白者少暗昧者多彼後生小子用  
心粗糙隨口讀過以為得其旨綮豈知其中委曲有  
許多未能罄盡者余今年老矣氣懨矣諸凡名家未  
譯之書尤覺難讀豈非老將知而老及之者耶  
字彙云竇威傳竇氏子弟皆喜武獨威尚文諸兄詆  
為書癡又古人借書一瓶還書一瓶以威酒酬之  
也然亦有作癡者藝苑雌黃季濟翁云借書一癡惜  
書二癡索書三癡還書四癡蓋古人云借書一瓶云  
云者出于顏氏家訓可考  
官箴是教勅之言故無罪例一如我國所謂僻書者



與律書不同

圓夢圓字未見註解圓原音近想是通用原夢二字  
出于一書蓋原者推原也  
天下衣服唯我國為不便大抵男子礙於趨逐婦女  
嫌於露肌非帝此也習慣既久人不自覺耳造船亦  
然漢韓船隻能搶風勢我則不如也

賈誼古今稱為才子但抑制同姓之說余則未之悅  
焉龜錯用之激成七國之變主父偃用之漸致劉炎  
之燔齊泰黃子澄用之靖難之兵興吾未見其可也  
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本支百世侯于周服由己非由

人也嗚呼三代之所以盛矣

猶犬眼孔小所論刻薄无些寬容氣象動致生事開  
釁之患齊黃二生徒見晉藩之富且強焉知以天下  
之大下視晉藩不當二十之一若使京師上有英王  
下有賢輔則何患乎有不軌之謀哉否則異姓可畏  
豈獨同姓也乎

凡欲行新令者須以自試為先自試之法可以行於  
天下未試之法不可行於家庭人主聞有一議以為  
可用則卒然而行之故有所妨礙而不成所謂官无  
三日禁者大半是未試之令也試之之法非止一端

或自試於身或自試於事務要詳審而已令舉一事  
 而言之夫醫之療人也自經其病者知証明白配劑  
 穩當故曰三折肱為良醫否則反是  
 或問權曰人子方寒夜不知遽被其親而先以其身  
 而溫之雖學黃香而其親則患臭此之謂不達時宜  
 嫡死子幼之庶為嗣而以其室妻之此之謂亂下知  
 經而不知權則窒知權而不知經則濫君子小人於  
 是乎分矣  
 極大之權希世一有如湯武之征伐是也至小之權  
 朝夕時有觀于孟子援溺之章可知矣夫子所謂未

可與權專就其大者而言也然雖云細事苟非其人  
 則差不可不慎也  
 曰神代一卷不可以不尊重其為言也遼濶奧顯弗  
 究可也人欲求其的確可謂無識矣  
 神學家以為齊國之書來而純朴之風散此乃莊周  
 所謂絕聖棄智之說可謂大有所見矣  
 在細處生論故不知斯言之為大也然矯枉過直未  
 免者弊要之齊國典籍不可廢也夫天下之事有天  
 焉而非人力者天者自然也倘違其自然而強為之  
 有所益于此則必有所損於彼昔者有獻策於官者

曰近江太湖鑿渠宇治而洩之墾闢可數十萬畝朝  
議以為果如此則河內攝津之民化為魚矣遂止蓋  
裁成輔相之大功必有聖人之德之才然後可望其  
成固非尋常君子之所能與也齊書之來我國釋老  
之在世間皆自然也非人為也必欲除之而後為快  
者不知天者也

有一等神學家牽合之說最多如吐普加美分明是  
五行之目及為三寶之稱紫宸殿螭頭俗名高麗狗  
解為波伊登不殊無意義大黑天乃西域厨神引以  
為大已貴尊庚申三猿曾為神家之物如此等類不

可枚數必也有藤森其人者而後神學大明於天下  
矣

神學家偏欲人之淳朴無外慕其志至矣然不喜讀  
書動或以己之不通亦欲令人之不通大乖於皇朝  
取法齊國之本意豈知樂取人以為善者乃學道之  
大公哉

學校館驛之設朝鮮遍於域內我國則無之矣尊經  
崇學則風俗齊矣  
或問今若創建學校則教以何書耶曰四書小學五  
經之內一經從願少徵通鑒考其大槩此則可以通

行於域內矣

勸善懲惡凡國之主政者莫不皆然然不明之賞無據之懲雖有若無矣

天下事本不難為也惟人不會做耳唐陸象山曰國家元無事惟庸人擾之耳此是一說

孔子於緊要處必舉矣以為言孟子亦然看眼左傳註覆浮去聲伏兵也考之兵書伏覆有別

府城西山上有神功皇后城跡基址宛然舉皆磐石非神功焉得而有之可謂奇矣

或言唐人吃蘿蔔曰此可以敵人參日本人多壽今

乃得之孟唐山蘿蔔不如我國大坂有名醫聽人唱歌嘆曰此凶聲也良久又聽之曰變矣詢知其食蘿蔔羹而領之併此二者而觀之蘿蔔非常菜也有一

庸醫見人患痰勢急高叫曰速取蘿蔔來彼欲言生薑而誤曰蘿蔔滿堂大笑果用蘿蔔則無功矣

人身之有少壯老死猶如天地之有春夏秋冬二十年為一時老夫正當冬時雖不瞋目已在死候之中亦何求焉幸賴天假眼光精神未乏雖在病蓐之間未嘗一日而廢講習古人老年做戒非所敢望又

非誨人不倦之人只是借此消遣俟盡而已目下從

遊之中有兒童并孫兒共七八人小者七歲大者不  
過十四或以字或以詩或以唐話朝夕相嬉不覺寂  
寞爭聒者手拍肯讀者口獎有瓜果與喫有佳話為  
講一來一往熱鬧竟日取茶取火隨意使喚真老境  
一樂事也

尸子曰人生於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固也列子曰死  
人為的則生人為行人矣又見於一書曰禹言生者  
寄也死者的也余謂聖人只說死生如昼夜也生者  
寄也四字恐或不說人又謂之曰變矣時其氣  
余天稟庸劣輕浮粗躁一生學業為此四字所崇頃

病老相尋委頓牀席因在字眼上開悟透徹差為不  
少方覺古人主靜之說極為深切但於修齊治平上  
工夫仍舊懵然終的於不濟耳  
或曰恐一字處已處無最為要緊古云賈而欲贏而  
惡置乎真善喻也

凡誨幼兒先教以一字訓且使之知其字義然後教  
以小學或太學每日不過二三行或四五行必講其  
義以教之不必究其領會不領會講法比諸與成人  
講者有詳畧之別只要其易曉且無倦專欲為他日  
之地而已時或教以詩句亦好然如少年行宮怨閨

怨喫酒游蕩等類恐或有妨於名教者不教可也至於十幾歲以上教之當見其資質如何不可預定一法以法之不以法其會不為會其法不為法教誨幼兒不論文少須要連註解并讀暗誦為上不能者不必強督今人欲其草草讀完四書五經最覺無益

或曰誨小兒學寫字皆吾曹匆忙之人最所難也曰非難事也雖云匆忙豈有如雇人之督役百工之趨錢者耶方其閑暇之際不敢講閑話不敢為閑事則其餘誨兒學寫也自有餘而无不足矣

余萬事無能至於寫字最為拙劣小歲時未曾學書每看一書只管細字抄寫專要速就不論妍蚩既長之後非无心於墨池譬如破敗之屋未由修葺筆法已即當矣遂惡札終身不勝慚悔每遇後生小子必以學書為勸者有所自懲也其所言書法皆得於有識之口非有自試自能也聾聵品樂之誚恐或未之免耳

平安言祀為會如祇園會是也左傳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註云會祭也俗語結會者我所謂多乃茂之也關分子者太之阿和寸留也詩會文會謂之做

會或曰結社又有茶社圓社蓮社等名同事者曰社友年長者曰社翁

初學之士毀佛心重遂至慢神可謂懲羹吹壘者矣祭會之日遠親故舊互相延請京師風俗振古乃然余少歲時揚言曰殊覺其煩也柳川三省正色曰一年一次團樂叙濶人清於是乎華矣何謂煩乎余為之面頰

天下人心唯我國為淳厚近古以今日視之唐之與韓有所不如豈非神聖之遺澤也哉或問吾子嘗曰東方穉陽之國又曰唐之與韓有所不如如何曰非

相悖也吳南未越口餘贊云一人或曰詩與卦矣李于鱗之有唐詩選也其猶歌家之有正風體乎俗語云唐詩誦得一千首不會吟詩也會吟博約並至非獨道學已也

或曰學詩者須要多看詩話熟味而深思之可也此則古今人所說不必覩縷但我人則又欲多聞簪纓家之論歌也余以為此乃明理之言大有益於造語者然非粗心人所能知也蓋詩者情也說情至於妙極人九亦人少陵謫仙同一途也彼以漢言此以俚語總如風馬牛不相及故不知者以為二端惑之甚

也  
不獲於君愁苦懊惱之恨洩之於宮怨仗義踈財擅  
作氣勢之態狀之於少年行非宏非壯不足以服衆  
故極言宮闕城池之盛邊防征討乃國家重事故暗  
刺窮兵黷武之失此等類我國歌中所罕有者也  
歌所謂戀者類於閨怨閨怨者夫婦相慕之情戀者  
男女相誘之詞

吾友能勢格雲深通經理乃純德君子也今則亡矣  
南部草壽賦環翠園曰雁飯塞址長爲客梅發江南  
暗憶人吳南老極口稱贊有一人在傍曰佳則佳矣

暗字似乎婦人語南老曰子欲改以何字耶其人曰  
却字南老曰若尔則非詩矣有李判事者巡簷數而  
朗誦不已南老曰來汝知此詩意耶李忸怩不言南  
老曰汝但喜音韻調話耳南老者朝鮮人園在越中  
南部氏別墅

祇園與一郎十五歲時鳶飛魚躍活潑潑地對以光  
風霽月常惺惺法可謂的對矣長門州山田元欽十  
歲時妙法蓮華白對以心易梅花紅平仄不對花字  
相犯然亦竒想也此等異才使之生於齊國何患乎  
不成大家耶元欽大我二歲相知於京師六十年前



事也不幸早卒

平田茂左衛門在朝鮮有詩曰江風送人語陽岸有  
飯舟朝鮮人金泰敬終身吟賞

松浦儀左衛門十四歲置詩草於案上南部草壽吟  
誦不已既而聞其自作大驚曰吾謂抄寫唐人之詩  
也

榭原玄輔有蕭何論長崎劉繼擊節嘆賞曰不料訓  
讀之中有此一篇

觀瀾鳩巢東涯徂徠何如曰之數人也威名雷夷何  
待乎曹丘生也

畫日筆見于五代史以通鑒考之可知矣

揚言於衆曰我東人其智也穉而小或喜焉或怒焉

喜者固是怒者未必不是第喜而養之怒而檢之其

庶幾乎

取辨於口者世謂之聰明

孟僖子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立字須要著實

體認

或問思之又思之有神而通之非神之通也思之至  
也曰人性本靈豈有不通之理哉但嗜欲遮蔽天機

藏匿譬如墜之蒙塵水之溷泥所以不通也思之又

思之念茲在茲一旦心窩清澄天機發露頓覺忽然

開悟此乃從性靈中流出者多在睡夢中得之是其  
驗也 有一造曆者諸筆明白未得減一法夢有人來  
指點從此豁然一人學各難於勾畫夢有

入甚之乃筆下无礙 莊子曰嗜欲深者天機淺 文清最愛此  
語有味哉

魯周公之後也魯昭十年始用人於亳社盖不書於  
經者乃為國惡諱也齊國人有殘酷之性於是乎見  
其一端矣

或曰筆法有陰陽有起有落有行可惜御家體無此  
等法所以不唐也

或曰曾皙分明是虛無之學幸而遊於聖人之門否  
則必為原壤矣夫子有與點之嘆者盖乘桴浮海之  
意非所以喜之也亦是一說

君子於父子兄弟之間以和睦為主箴規次之夫子  
曰兄弟怡怡孟子曰古者易子而教之可謂人情之  
極矣

克己復禮朱子本於劉炫之說左傳昭十二年正義  
可考聖人以神道設教王欽若所言與杜預合程朱  
則不之取也

賣盧龍塞見于三國志諸家不註其所據

易曰巽為近利市三倍子產亦曰尔有利市實賄我  
勿與知註汝有逐利於市珍寶貨賄之物我鄭不敢  
與聞其事俗語利市字想或本此

或曰論語云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中庸  
云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焉子路問死問鬼有  
意於索隱之學故夫子語此以誨之莊子有云知止  
其所不知至矣蓋論語之義疏也雖云異說亦有道  
理

顏淵第一章註云已者身之私欲也不曰心而曰身  
身字著眼本文已字人字喫緊相應一日即一旦德

成之時也非積累則無一旦之時程子言箴文字著  
眼天下字兼四夷在內有雖蠻貊其行底意思

夫身心之外事之不關於天下國家者其理之不窮  
未足為歎也昔有一君曰吾欲學天官一儒言曰君  
上之所當務者天下也非天上也雖似詼諧又有意  
思

有一佛者曰儒學可廢也曰子所謂儒者君子儒耶  
小人儒耶曰一切可廢也曰果尔則所謂王法者誰  
憑誰倚佛法雖有殺人放火之賊逃入寺中必解衣  
以蔽之乃其所謂慈悲也佛法王法於是乎判然矣

或曰佛法盛曰何曾盛也唯圓頂而方袍者衆耳王者興于上必世而仁焉則不除而自寡矣曰可盡無乎曰決無是理  
寬以濟猛猛以濟寬為政之則也子產死而仲尼涕非為子產涕也為鄭國涕也非為鄭國涕也為天下涕也聖人之愛人也至此乎哉  
一大為天土也為地人或言之洪崖師曰天字三才具焉上一畫天下下畫地圓之則天形方之則地形人在其中  
昭公二十一年梓慎日食之答與朱子所說不合

强健之人夏則愛日之長冬則愛夜之長所愛常在  
其身若夫疾病尪羸之人者夏亦苦冬亦苦晝亦苦夜亦苦無所往而不苦君子之處世也其猶健人之於四時乎富貴貧賤安榮憂患無所往而不樂雖有少不快者如室之有蚊蠅軀之有蚤虱驅逐之而已矣盖心無所累也余已老耄雖無君子之樂亦無小民之累從今以後縱有一二年之壽目可以讀書耳可以辨音而手可以寫字如此而一旦無病溘焉以死則真可謂全幸之人也脚之疼齒之毀何傷未可知得而如願邪否邪

余與同志者讀左傳至穆叔曰趙孟年未盈五十而  
 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謂之曰余正八十言  
 之諄諄請毋怪焉哄堂笑而一旦無益蓋以  
 或曰吾子不敢以道德自尊焉可乎曰道德可以自  
 尊乎哉  
 凡言離於口未免一偏之患不如默默  
 吾平生文字只有大寶一說耳無他語而不樂與  
 吾與愚師晤語凡事有關於理者必筆之師又  
 從而輯之日積月累遂成一冊名曰橘窓茶語  
 古有逐臭者又有嗜痴者愚師乎愚師其逐臭

嗜痴之疇匹乎

對馬州文學原任用人兩森東

橘窓茶語卷之下終

天明六年丙午仲夏發行

京都掘河綾小路下町  
齊藤庄兵衛

書林

江戸日本橋通三丁目  
前川六左衛門

大阪心齋橋筋南久寶寺町  
高橋平助  
同 心齋橋筋南久太郎町  
喜助 藏板

興文堂發行書目

大阪心齋橋通南久寶寺町  
高橋平助

芳洲雨森先生著

橘窓茶話 全部三冊 出来

右同著

たむけ小 全部三冊 出来

明龔而安著

春秋左氏捷覽 全 出来

源語梯 全部三冊 出来

和訓集覽 全部五冊 近刻

學問ノ樞要ヲ撰古今來知レガキヲ考ヘ詩文書法小説ヲ論シ間當時ノ人物ヲ評スル等スヘテ一家ノ見ヲ發明シ學者ノ博洽ヲタスケ初心ノ才器ヲミレルノ書ナリ  
自己ノ見識ヲ擴充シテ人ノ勸戒ヲ述ベ詩文詩文及ビサマノ事トモノ橘窓茶話ニモレタルヲ平假名ニテ其文雅馴ニカキタル書ナリ。茶話此書ト並ニ學者ニ益アルヲ甚ク多シ  
此書ハ左傳ニ載ルル一ノ事跡ヲ分テコレヲアラメ其事其ノ幾年目ニテ幾卷目ノ幾葉目ニアルト云フラレル左傳ヲ讀ム人其事ヲ考ル時ノ索引ニ便ス  
源氏物語ノ詞并ニ故実等ヲ分類イロヨセニレ契沖師ノ説ヲ主トシ間近時名家ノ考ヲ折衷シテ注釋シ五十餘帖ヲヨメルモ其詞ノ優ニ文ノ奇ナルヲ知リテ和文ヲ書ク便トナサシム  
日本紀萬葉集ヲハジメ五經文選遊仙窟等スベテ古來傳ル所ノ和訓ヲ五十音ニ分チ一語ヨリ十言已上ニテラアツメテ間注釋ヲ加ヘ學者ノ左右ニシテ考索ノ便トスル書ナリ

